

今天，你六十六歲

見報這天，是父親生日，他離去之後的第一個生日。

父親走了之後，只有我，曾在夢中見過他。我很少發夢，又或者大部分都會忘記，夢境從來都是另一個世界。但有關父親的夢，總是深刻得能在幾個月之後書寫出來。

第一次見面，是在喪禮之前的兩個星期左右，夢境就是父親喪禮後到酒樓吃「英雄宴」，只見所有親朋戚友都聚在一起，沒有違和感，沒有缺陷感，因為——父親都在。他吃着屬於自己的「英雄宴」。夢中的我們都十分接受他的存在，十分理所當然，沒有「為什麼你在這裏？」的劇情，只記得父親吃得狼吞虎嚥，我沒有特別理會他，他也沒有跟我說話，朦朦朧朧地，我就起床了。後來，真正的「英雄宴」，我沒有刻意給他留一個位置，母親很理性，說：「走了就走了，怎會回來？」但就像冥冥中一樣，因為座位編配，我的那一圈還是有一個位置空着……

第二次見面，大概在幾天之後，這個夢，有點情緒。一個沒有開始的

夢，只見我們一家四口在街上閒逛，逛着逛着，來到了殯儀館，我猛然醒起，父親一早走了，我望着父親，他沒有望我，領着我們到殯儀館去，走進一個禮堂，站在正中間。只見父親盯着靈堂後的棺木，我突然失聲痛哭，捉着他的手說：「不要！不要！」他笑了一笑，像一個孩子的笑容，像一個孩子看到有趣東西時露出的笑容，他甩開我的手，跑到棺木之中，高興地睡進去，自己蓋被，被蓋得不好，他還自己好好地整理。在這裏，我醒轉過來，天際未白，心頭有一陣悸動，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父親自己蓋被的模樣。

喪禮結束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見過父親了。上星期有一個夢，我回到小時候的居所，和小時候的父母生活，像一夜限定的時光機旅程，夢中的父母都很年輕，我和弟弟是小孩，內容是什麼倒忘了，或許是三十幾年前的一個平常日子的記憶重現。但跟上面說的兩次不一樣，醒來之後沒有父親還在的感覺。

今晚，一家人吃飯。每年都說的生日快樂，今天說不出口。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醒醒媽媽

久別重逢章子怡，上周在京郊某新片外景地。二十年前，我到京發展，她將畢業，算是同代人，總能在不同時期相遇，卻失聯在微信時代。那天一見面，她的經紀人靈靈小姐調侃：我們都百年未見了。

記得新千禧年元旦前夜，我們一起去南京參加一個節目，因大霧，她的航班改降杭州，我落地上海，她與哥哥子男從杭州到滬與我們會合，坐中巴車趕往金陵。那時，她已主演《我的父親母親》、《卧虎藏龍》，都是哥哥協同處理事務。子男很有禮貌與從南京趕來的司機打招呼，北京人的熱情寒暄。車途遙遠，一過無錫又是大霧，子怡依偎着哥哥就睡着了。到寧後，已臨近直播，子怡直接去了演播廳配合導演綵排，兄妹二人並沒有傳言中的大牌作風。

後來我從事媒體工作，子怡成為我採訪對象，當年她拍的《英雄》封鎖新聞，她還幫我牽線製片主任張震燕老師，從橫店回京小憩，她與母親都約我與北京青年周刊的王江月老師小聚，一杯星巴克咖啡，聊半天。她父母的樸實，四年前我在專欄裏會有

描述。在我們那代記者眼裏，子怡是大方的北京小妹。

上周見面，我主要陪嚴歌苓老師去探班，嚴老師帶了兩位朋友，一行浩蕩。子怡與靈靈姐善解人意，分手時主動與大家合影留念。為配合新片拍攝進度，子怡與她的團隊駐紮京郊，她把女兒醒醒送到幼兒園，周末回城看孩子。子怡感慨現在的大片都是男人戲，嚴老師對她說：我的小說都是寫女性的，你可以演一部。子怡接話說：不是演您的一部小說，我是每部都想演。

前幾天，內地某位媒體人英年早逝，子怡通微信時感慨人的生命太脆弱了，毫無徵兆，命運的無常讓我們更加珍惜身邊的一切。從北京小妹到醒醒媽媽，不過二十年，時光雕刻一代人，章子怡亦是其中平凡且幸福的一員。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嫩相」

前幾日大學更新安保系統，通知大家統一更換校園卡。我以為要重新拍照，到了地方，工作人員卻說不用，因為「你看起來一點都沒變」。上次的證件照拍攝於十幾年前我剛入職本校時，相貌一點沒變云云顯然是溢美之詞。我雖受寵若驚，卻也不把美國人的甜言蜜語當真。

美國文化崇尚青春。年高未必被尊為德邵，反有老朽、落伍之嫌。美國人又強調與人交流時言辭要充滿正能量，以讚美為主。稱別人「嫩相」（北方人叫「少相」，吾鄉方言稱「看輕」），也就是稱讚對方青春煥發、充滿活力、充滿希望。而且，他們對亞洲人的年齡一向估不太準。美國的合法飲酒年齡是二十一歲，本地超市規定四十歲以下的顧客買酒必須出示證件。早就年過不惑的內地某訪問學者每次買酒都被店家要求出示證件，第一次因為沒帶護照還不能買啤酒。

美國的「青春文化」鼓吹年輕的優勢，邊緣化高齡人群，早有本國知識分子加以批評反思。其實，不光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如今中、日、韓各國的民眾對尊老敬老的儒家文化也沒那麼「買帳」，而是整日為「凍齡」煞費苦心。現在，「嘴上沒毛」不再是初出茅廬，辦事不力的代稱。特別對女人來說，眼角添皺紋，兩鬢染霜雪簡直就是「減頂之災」，每年都有不少人花費巨資整容、美容來「保鮮」。

優雅老去是理想，真能做到的不多。「法國女人不整容」也好，打肉毒桿菌針拉皮也罷，都是個人自由。知識分子自我安慰「腹有詩書氣自華」當然也無傷大雅。我想，重要的是保持頭腦清醒，追求生活充實。這樣，即便歲月無情，鶴髮雞皮，也能坦然老去，永葆一顆寧靜喜樂的心。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學

商管類的暢銷書，有一個共通點：作者會以引人入勝的文字說故事，以解釋金句式的道理、原則。美國管理學專家莫頓·韓森（Morten Hansen），在他的暢銷書《高績效心智》，副題《全新聰明工作學，讓你成為最厲害的1%》裏，便引述了一個關於登山的故事。

在一九一一年，有兩個團隊爭取成為登上南極點的第一人。一邊廂是由英國皇家海軍司令史考特（Robert Scott）帶領的六十五人團隊，經費四萬英鎊，另一邊廂是由挪威人亞孟森（Roald Amundsen）帶領的十九人團隊，經費兩萬英鎊。英國團隊準備了五種交通方案和設備登峰，包括狗、摩托雪橇、西伯利亞矮種馬、雪地滑板，以及人力拖拉。相反，挪威團隊只準備了一種交通工具

登山的工作學

：以狗拉雪橇。

兩個團隊需要在華氏零下六十度的惡劣天氣，穿過冰層與高原，登上一萬尺的山峰。兩個團體面對極端嚴峻的情況，挪威團隊甚至要在暴風雪中殺狗果腹求生。然而，在第五十四天，挪威人亞孟森團隊終於登上南極點，並且平安回到基地。英國人史考特的團隊卻用了八十八天才登上南極點，而且耗盡所有資源，並在回程中不幸失蹤，被暴風雪埋於山中。

莫頓·韓森引述這個登上南極點的故事，為了講解什麼工作學原則呢？

他問道：為何英國團隊比挪威團隊多出一倍的經費，多出三倍的人手，而且準備了多種交通工具和方案，最終卻在這場競爭中以失敗收場呢？答案是：因為挪威人「專注

，貴精不貴多」，他們請來最好的養狗人選出最好的狗種，並提供最好的飼養管理，相反，英國人單是協調那五種交通工具的運用與流程，以叫史考特司令疲於奔命。

因此，登山的故事，帶出了莫頓·韓森的「全新聰明」工作原則：做事要專注，貴精不貴多。當然，普通讀者如我，或許都想起自己的母親也說過這樣的道理，而且會懷疑，其實挪威團隊的成功會不會歸功於他們身為長年在雪中生活的北歐人經驗呢？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陶然走了

當主編的《香港文學》約稿，有時是為邀約出席文學講座，有時是為約與來港學者喝茶。

最近一次打交道，是因一篇字數難被香港刊物接納的小說。那時他已從《香港文學》退下當顧問，我找到他時，他只在微信裏讓我改短一些，交稿後便沒有了聯繫。讀書會上見到，我問了一句，他也只簡單回了一句：發了，一月份。

這和他給我的印象很一致：永遠話不多。即使是和他共同主持圖書館的講座，他也不少說話，說話時神情溫和，或者說還帶幾絲文學老年的憂鬱。

過去聽人開過玩笑，說陶然的這點憂鬱，打動過不少女性。

近期我還讀過陶然在內地和香港報刊發表的隨筆或回憶錄。文如其人，他的文字都

是沉着安靜的，感情細密的。前不久他寫故居房子的散文，就見出情真意切，平和內斂。這或者就是陶然文字的風格，也是他做人的特點。

說到陶然離開那天，有點不可置信：一場感冒引起嘔吐，上午送醫院，中午便走了。走得那麼迅捷，那麼乾脆，彷彿去完成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為他的天黑驟降「慶幸」，那樣少受了多少痛苦。

陶然走了，留下了他的文字，還有溫和安靜、憂鬱儒雅的身影。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母子情

跟她見見面，吃一頓飯。她享受她的自由，我過着我的忙碌。近年我的孩子漸漸長大，我便將外傭轉回老家，讓媽媽的日常生活都有人照顧。

媽媽現在已經八十五歲，我也已屆中年。本來我還有一個妹子，可惜她孩時病逝，自此我便成為家中獨子。我們那一代的勞動階層，能夠三餐溫飽，家庭和睦，生活已算滿足。爸媽養我育我，但說不上懂得教我，更加從來沒有表示愛我。直到現在，我和媽媽也是和和氣氣的，不會因瑣事吵架，但也少有笑臉相對。孩提時代，媽媽沒有帶我到處遊玩，但我記得在小學四年級，她曾經買戲票讓我看李小龍的《龍爭虎鬥》。很多年之後，我才明白為什麼她會讓一個九歲小孩

獨自進電影院，只因為她同時要滿足我和省錢而已。

最近我看了一齣冷門的荷里活電影《迷失家緣》，茱莉亞羅拔絲飾演的母親，對於沉迷毒品的兒子不離不棄，甚至不惜冒險將兒子從毒犯手上掙回來。這個故事令我聯想到自己的媽媽。我們之間雖然沒有像西方人士般，經常把「I Love You」的說話掛在嘴邊，但是我肯定與媽媽骨肉相連，而我必定會照顧媽媽終老，讓她活得安樂。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夜巡》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column
逢周三見報

今年是荷蘭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倫勃朗（Rembrandt van Rijn）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紀念。一六四二年，他受阿姆斯特丹民兵連十八位成員的集體委約，完成了荷蘭藝術史上最富盛名的傑作：《夜巡》（The Night Watch）。

在阿姆斯特丹街頭一個陰暗的角落中，衣冠楚楚的民兵連隊員們正各自笨拙地舞刀弄槍，漫不經心地等候科克隊長長的巡邏集結號令。《夜巡》在西方藝術史上最具革新意識的獨創乃是改變了描繪群像的固有方式。倫勃朗顛覆了前輩肖像畫大師弗朗斯·哈爾斯（Frans Hals）以橫向正襟危坐、逐一畫個體儀態的「合影留念」式傳統；而以縱向有

景深的立體構圖對人物身份加以取捨或弱化，藉以錯落有致的層次突出僱主的主次關係及敘事情節。此外，畫面正中科克隊長指揮行動的左手和他身旁副隊長魯滕博赫手持的長矛因光影的強烈對比如同「裸眼3D」般凸出畫外，畫家顯然將卡拉瓦喬（Caravaggio）用於宗教題材中的光影明暗對照畫法（Chiaroscuro）沿用了十七世紀荷蘭現實情境中。

倫勃朗在《夜巡》中雖能可貴地脫離了巴洛克風格中的奢華造作，以厚重的基調和深刻勾勒人物內心世界的現實主義手法創作出這幅超越其時代的藝術生涯集大成之作。畫中所展現出的精湛肖像畫技巧，如舞台布景般的神話歷史題材氛圍及充滿戲劇衝突的虛擬情境等倫勃朗作品中最具辨識度的亮點不僅被與其畫風相近的費迪南德·博爾（Ferdinand Bol），以精細畫自立門戶的赫里特·道（Gerrit Dou）、



石中見幽邃

世上愛石者衆，我的一位老同學便極是愛石，每覺得奇石，便會將觀察與想像寫成詩文公之於衆，至於那石中圖案真的像人物動物花草景觀嗎？並非十分重要，能悅己悅人便足矣！我也是愛石的，每遊一地，都會留意有無可愛小石出售。年前在羅湖城某古董店購得幾塊瑪瑙石，店員收款後，又從櫃下拿出另一批更美更大的瑪瑙石向我推銷。我背回的石頭立即得到孫兒女們的喜愛，三人趴在床上，一塊塊欣賞後，就自作主張瓜分了，每人四塊。可見美石魅力之大，男女老少皆無法抗拒也。

香港許多店舖也是有美石賣的，不過，想看看過癮，筆者介紹一個好去處——志蓮淨苑的碧玉岩展，石塊較大，數量較多，每塊石下還配有古文禪句。碧玉岩也叫作大化石，產於廣西大化縣岩灘鎮一帶，是二十年前才被發現而開採，不想一面世即廣受寵愛，是目前市場交易最活躍石種之一。

碧玉岩美在哪裏？其一是石膚潤澤，紋理清晰，圖案柔中透剛，多為大自然景觀，氣勢或幽靜或壯麗；其二是色彩斑斕古樸，基本可分為暖黃色和冷綠色兩大色系。碧玉岩質地堅硬，生成於兩億多年前，鬼斧神工將地球年齡、宇宙密碼蘊刻其內，氣質神韻非同凡響。

水令人遠，石令人古。石中見幽邃，石中有風韻，澄淨之美的石，可安和滋養我們的肺腑。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扶手梯上的「唔該」

外真誠。

去年冬天，在尖沙咀，從尖東站到尖沙咀站中間的長扶梯上站滿了人，以及大大小小的手提袋和行李箱。這是一個購物者總能夠滿載而歸的地方，一年四季沒有分別。因為購物，他們或是心情愉快，或是身心疲憊，但總歸要熱烈地交流或是閒談一番。兩個操着四川話的中年女人亢奮地說「好划得着嘅」，這時，一聲「唔該」不合時宜地響起來。她們不為所動，依然並排地興奮着。「唔該」，這一次，聲音的力度同裏面攜

帶的不耐煩和不高興成正比增長。中年女人回過頭來，意識到自己擋了路，不情願地向邊上扭了扭身子。那兩聲「唔該」，顯然帶着萬般的無奈。

大多數時候，「唔該」沒有色彩和溫度。每日，我被港鐵搭載着，從扶梯上上下下，出出進進，被流動的滾滾人群裹挾着、身不由己，有時候我也會下意識地說着「唔該」。我無從判斷自己說出這兩個字時有多少真誠或是敷衍，身邊的人表情冷淡，形色匆匆。我們都無從知道出口處是亮着早晨明媚的陽光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